

非常搞笑 非常颠覆

以情色影射人生



丧家犬 有乡愁



刘原 著 韦尔乔 图

广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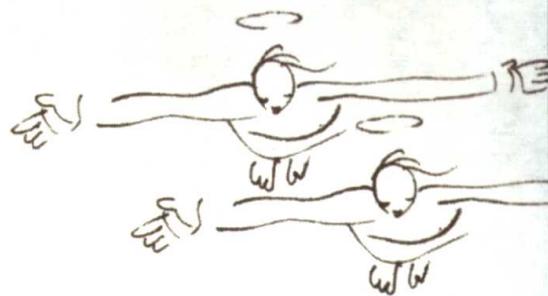
刘原 著



丧家犬 也有乡愁

广西人民出版社

韦尔乔 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家犬也有乡愁 / 刘原著；韦尔乔图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219-05088-7

I . 丧 … II . ①刘 … ②韦 … III .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699 号

总策划：江 淳

策划编辑： 罗宇飞

责任编辑：

特约策划：徐克明

责任校对：陈红燕

编 务：黄健敏

丧家犬也有乡愁

刘 原 著

韦尔乔 图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印刷

(邮政编码：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 印张 219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19-05088-7/1 · 778

定价：18 元

目 录

序 我们喝酒，我们乡愁……………龚晓跃(001)

怀旧篇

丧家犬也有乡愁……………	(005)
那个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008)
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	(011)
酒店或海市蜃楼……………	(015)
努力相忘于江湖……………	(018)
死亡或发霉的声音……………	(021)
以嬉皮的姿势祭奠……………	(024)
有多少旧不能乱怀……………	(028)
和六月一起离去……………	(032)
师殇……………	(036)
《非常男女》的非常岁月……………	(039)
无法抗战二十年……………	(042)
十年不写诗……………	(045)
黄埔的逝水……………	(048)
陪着 80 年代一起老泪纵横 ……	(051)

体育篇

听听不同的鸟叫……………	(056)
烂人,你为何不忏悔 ……	(059)
看不懂就装傻……………	(062)
轻逸是一枝昙花……………	(065)
面对死亡……………	(068)
腰斩帝国……………	(071)

路过甲 A	(074)
从此根宝变根草	(077)
注水新闻	(080)
笔尖的妖魔	(083)
跟赶尸不同	(085)
2002, 梦想被现实阉割	(088)
别拿科里纳当盾牌	(091)
恶补幽默	(094)
白云苍狗谣	(096)
今夜你上吊没有	(098)
拥护亿万富翁	(100)
用哲学对付黑哨	(102)
亮出你苍老的舌苔	(104)
大片的配角	(107)
那夜，无人裸奔	(109)
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	(112)
冬季到上海看阿康	(122)

情色篇

望见故乡，望见前列腺	(128)
千里江山换绿帽	(131)
咬定富豪不放松	(134)
像动物一样相亲	(136)
愈夜愈色情	(138)
凌虐哈恩	(141)
便宜了那群鸟人	(144)
那一年的初夜	(146)
毛片与选帅	(150)
最是那一挥拍的走光	(153)

- 不要害怕枕边人的剪刀 (156)
 桑普拉斯：你为何不看三级片？ (160)

非典篇

- 别了，果子狸 (163)
 天堂里有没有口罩卖 (167)
 今夜鬼会不会来 (169)
 清心寡欲，远离非典 (172)
 为爱痛哭，为做爱痛哭 (174)
 非典型性感 (176)
 致命的行走 (178)
 肺炎时期的逃遁 (180)
 像向日葵一样幸福 (182)

谐趣篇

- 专栏之痛 (186)
 冷静点，再冷静点 (189)
 不坐火车，坐航母 (191)
 一道石破天惊的新菜 (194)
 呻吟的味蕾 (196)
 热爱生活，热爱璩美凤 (199)
 写在便池边上 (202)
 意淫巴格达 (205)
 其实，我们都是贱人 (207)
 器官即命运 (210)
 当我有了卡迪拉克 (213)
 比武招亲，别招来泰森 (217)
 今天你犯贱了没有 (220)
 作弊，从泌尿系统开始 (224)

手上的星光或磷火	(227)
杜鲁门教我骗稿费	(230)
与其整容，不如阉猴	(233)

世界杯篇

永失我肉	(237)
或者编辑，或者编	(239)
奶酪又不是神油	(241)
馋死你们这些螺夫	(243)
咬紧牙关，不嘘	(245)
床上的世界杯	(247)
致全国女同胞的安慰信	(249)
一个写手的烦闷生活	(252)
洗干净舌头再啐	(255)
汉城仲夏的死婴或爱情	(258)
后 L 时代的记者生涯	(262)

序

我们喝酒，我们乡愁

龚晓跃

刘原嘱我为他的文集《丧家犬也有乡愁》作序，并甜言蜜语说有我的这个豆腐块撑着书一定好卖云云，我得承认我有些虚荣了，所以欲罢不能。

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就是刘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尚欠我一顿好酒。于是先不论文集的ABCD，自说自话便和他讨论起喝酒的甲乙丙丁来，于是都有了同样的感慨：现如今都奔跑在直逼中年的羊肠小道上，确乎不能如以前般海喝豪饮了。呵，我们多么想念那些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虽不玉树临风的好日子。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在一起浮一大白的，刘原恰好是个可以在一起喝酒的好朋友。

我知道，在《南方体育》工作的时候，刘原常常谋醉于他居住的杨箕村。我能够设想通常的情形：在村子里那些很有几分古龙意境的破旧小店里，这个文弱的广西青年独处一隅，冷眼打量着眼前的红男绿女飞短流长，喝着喝着就感从中来，回到电脑前奋笔疾书，歌唱这个村庄的罪孽与肉艳、富裕与贫穷、冷漠与纠缠，仿如波德莱尔歌唱《恶之花》。有段时间，我劝刘原找个清静一点的住处，他不为所动，一是在杨箕村住惯了，二是再也找不到比杨箕村更有意思更值得琢磨的地方。对于刘原来说，这个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人的体味的乱哄哄的城中村已经成为他写作的源泉，灵感的故乡，一如王安忆的小鲍庄，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着杨箕村，感知着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

成名。

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这是在《丧家犬也有乡愁》一文中，刘原劈头盖脸呈现给我们的画面。

后来刘原去了同一个大院里的《南方都市报》，打理着一个社会新闻版面，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杨箕村了。我曾经希望他留在《南方体育》，他写过失意国脚张惠康的悲惨际遇，那篇充满悲凉和同情心的文字，在中国的八千“足记”中只有三五人能够勉力为之。当长沙一家报纸残忍地将张惠康的病因诏告天下时，刘原还拍案而起，痛斥那名揭人伤疤的记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篇文章和这件事使我认定，刘原完全有能力在体育新闻行当中脱颖而出，但他坚持跟这个圈子一刀两断了。

直到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听到另一位朋友张晓舟怒气冲冲地警告某知名网站，不准这家网站再转载他的任何文章，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东西和那么多狗屁不通势利熏天的腌臜物陈列在一块儿，我才算是有点明白刘原长身而去的确切原委。

洁身自好呵。中国士子所剩不多的好习惯都积压在这些朋友身上了。

我比他们的忍耐力要强一点，所以我还在这里扛着，但我确实无法预计，将来的某一天，我是能够有幸伫立于一条呈现出新的彼岸的河流边，还是像多年前冈林信康在《绝望的前卫》中所痛苦吟唱的一般：过去已经逝去，泪水早已堵塞。像他们那样笑吗？我不愿意，每当和往日的温暖相遇，在无人处心中落下泪滴。对于我这一切就是生存呵。每每念及于此，我就觉得夜特别深，一种无力感如同黑夜中生长出的千百只手，骤然加于头顶，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我的一百来斤都逃无所逃，去无所去。

聂绀弩老先生当年有名对赠陈寅恪，曰：不衣不衫不头

巾，亦狂亦侠亦温文。如此洒脱境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但无法达到不影响大家隔三岔五地神往一把。当我们带着颈椎劳损带着头晕耳鸣，聚到一起，用酒和语言温暖自己，那时我们在内心深处虚拟的不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吗？谁说起风的日子才有落华？

而横亘于落华与风、越来越物质的现实生活与日益荒芜的精神家园之间的，就是我们的乡愁。

今天我掉一回节袋，把这两句话转送遥望桃花源的刘原，希望他顺利。

（龚晓跃现任《南方体育》主编，当年“五文弄墨”的领军人物）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的枯骨在温都尔汗埋了三十多年了。那些勋章，那些逝水，存在过，然后远去。今天的阳光，已无法照见昨天的功名。

——《黄埔的逝水》

怀旧篇

那时的我是不敢恋爱的，因为隔壁的师傅在叙述完芭蕉林惨案后又叙述了另一件惨案：本厂的一个大学生某天去舞厅，在昏暗灯光下被一道媚光击晕，当晚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翌日醒来，就着日光一看，那村姑太丑，当下就惊了，想履行消费者权益，退货。村姑之兄来了，手持菜刀一把，说：要刀子还是要我妹子？只好含泪与那小学没毕业的娘子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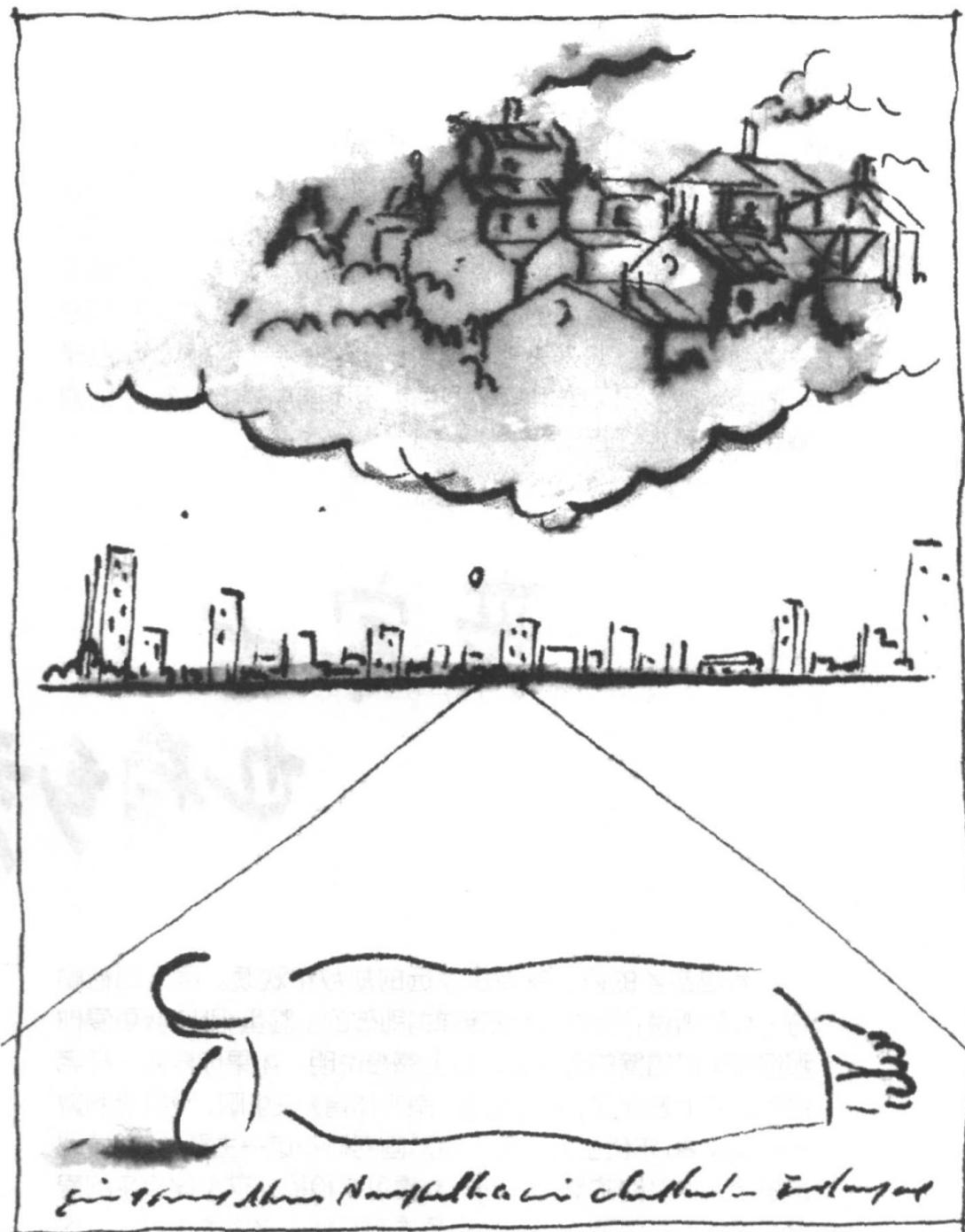
——《和六月一起离去》

临近年关，人就逐渐慵懒了。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

丧家犬。日暮乡关何处是，遍地流窜丧家犬。春节到了，让我们列队回家。扛一袋劣质糖果四处散发，与猪朋狗友把盏言欢，然后借着酒兴，偷眼瞥朋友身畔俏丽的小娘子。继续酗酒，想起青梅竹马的小玩伴已经在超生第二胎了，不禁一串浊泪两句破诗：忍看阿丽成少妇，怒向案板觅屠刀。所以说，返乡的心情是凝重的。十年前返乡，阿丽喂我吃红薯，如今归去来兮，阿丽的老公喂我吃白眼。年月是一堵墙，故乡已无法触摸，旧情人更不能触摸，除非你钻狗洞，或是等她红杏出墙。

丧家犬 也有乡愁

看见故乡的桥，就看见漂远的劫数和欢颜。虽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与你粉嫩欲滴弹指即破的小脸蛋相比，我更爱你那饱经天打雷劈的老树皮。以上感想说明：如果你像我一样老得不适宜上迪厅了，最好别到《南方体育》来求职，免得受刺激——这里80年代生人太多。当然回到怀乡这一主题，我们发现这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昨天我看见方枪枪，这个胖乎乎的爱吃饼干的含苞男孩，也屁颠屁颠去买回烟台老家的车票了。这么小，没听过余光中词罗大佑曲的《乡愁四韵》，却也懂了乡愁。



着墨镜装酷，有人喜欢挥舞着钞票在大街上裸奔，对于我这种嗜钱如命的人而言，无疑更推崇第二种境界。我已经张开钱袋等待龚晓跃发饷，然后裹挟在浩荡的民工潮中，溯着珠江，向西。

西边有暮霭里的故乡，有霞光中静默朴素的山河。你若问我为何突然变得小资而不谈点体育，我只想说：什么黑哨之类去他的，我要回家。

2002.2.1

出完2月8日那期的报纸，《南方体育》这群流寇就要奔向祖国的五湖四海了，需要解释的是，绝大部分人来自异乡。魏寒枫是江西刁民，张晓舟喜欢在酒席上吹嘘家乡的潮汕帮如何用斧头代替语言，还有三人来自解放前恶匪如蝗的广西——假设他们并肩而行，杨铭会吓跑诗人，刘原会吓跑姑娘，杨二能令小偷尿裤子。掌握以上资讯，你就会明白《南方体育》为何能兼容并蓄，同时野性十足。劳作一年，然后在春运期间把积蓄贡献给交通部门和年货市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宿命。活着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喜欢戴

那个 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那晚，我们的老总一直在吹胡子瞪眼，因为正值编版高峰期，但办公室却空空荡荡，像被鬼子刚扫荡过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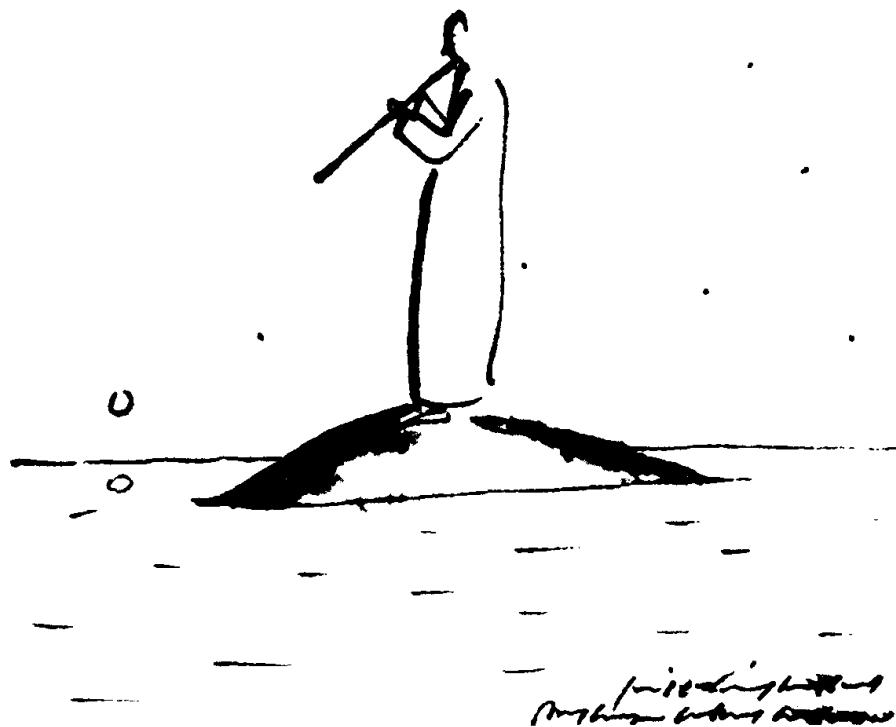
这群编辑、美编、校对乃至组版员，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基本上头顶还未衍生白发。他们的脸上笼罩着一种红苹果般的光芒，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早晨八九点钟的青苹果，而是濒临腐烂的正午的果实，每个人都抻长了脖子，在报社的顶楼痴痴地守望。这样的情景容易让人想起等待喂食的鸭群，但他们其实是在等一个老男人，那男人叫罗大佑。

老男人来了。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抹着鼻涕上去啃他。你见过皮裙女郎啃《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吗？同理，被称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也无福消受这种礼节。教父这个称谓有点阴郁，有点肃杀。

老男人开讲。背景是一张大幅海报，那一年他在深圳开个唱，雨水倾泻下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从雨夜里浮起的孤魂野鬼。老男人说起往事，比如张艾嘉，比如给《东周刊》写专栏。他还说起自己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幼年自台东而台南，而台北。

忽然懂得罗大佑为何要谱余光中的《乡愁》了。我也是客家人，明白客家这个族群宿命的行走和离愁。客家有古训：故乡即异乡，异乡即故乡。罗大佑身为客家，身处孤岛，其间的恓惶不难想见，正如国民党遗老于右任所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男人罗大佑还在喋喋不休地翻动嘴皮，忽然停下来，要啤酒。前年我采访十强赛后折道北京，晚上在宾馆看电视，他正接受北京台的访谈，面前便放了啤酒。几年过去了，酒徒还



是酒徒。

他没有傲气，这是一种过气的象征。罗大佑是什么？一个
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锈针，无他，仅此而已。

2000年，深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个年过四旬的中
年男人从浙江驱车狂奔数百里赶来，在周围歌迷的呼啸声中，
抖抖索索地拨通了十多年前大学初恋女友的电话，和她一起
重温曾经彼此熟稔的罗大佑。他将手机一直高举在空中，直到
耗尽最后的电池。中年男人一直流着泪。

2001年，深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的队员们发
足狂奔庆祝出线，数万球迷发出电锯般尖锐的嚎叫。我虚弱地
举起手机。手机那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我讷讷地说：
听听这珍贵的噪音。

那晚，罗大佑说，听一首老歌，便会忆起旧时的情境。
我想这大略是对的。2月18号，罗大佑要在广州开个唱。我
准备春节回家时，把原先的望远镜带来，然后，用这记录过
无数比赛的旧镜头，看看罗大佑，顺带看看那些无法招魂
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

2003.1.20